



倫

敦

雜

記

開明



開明文學新刊

倫敦雜記

朱自清著

內政部著作權註冊執照內審字一〇九〇九號

倫敦雜誌

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日初版
民國三十三年四月二日版
每冊定價國幣一元

著者 朱自清

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
開明書店

代表人 范洗人

印刷者 開明書店

有著作權 * 不准翻印

(46 P.) W

倫

自序

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年承國立清華大學給予休假的機會，得在歐洲住了十一個月，其中在英國住了七個月。回國後寫過一本歐遊雜記，專記大陸上的遊踪。在英國的見聞，原打算另寫一本，比歐遊雜記要多些。但只寫成九篇就打住了。現在開明書店惠允印行；因為這九篇都只寫倫敦生活，便題爲倫敦雜記。

當時自己覺得在英國住得久些，尤其是倫敦這地方，該可以寫得詳盡些。動手寫的時候，雖然也參考貝代克的倫敦指南，但大部分還是憑自己的經驗和記憶。可是動手寫的時候已經在回國兩三年之後，記憶已經不夠新鮮的，興趣也已經不夠活潑的。——自己卻總還認真的寫下去。有一天，看見華北日報上有記載

倫敦拉衣恩司公司的文字，著者的署名已經忘記。自己在「吃的」那一篇裏也寫了拉衣恩司食堂；但看了人家源源本本的敘述，慙愧自己知道的真太少。從此便有擱筆之意，寫得就慢了。抗戰後才真擱了筆。

不過在英國的七個月畢竟是我那旅程中最有意思的一段兒。承柳無忌先生介紹，我能以住到歇卜士太太家去。這位老太太如「房東太太」那篇所記，不但是我們的房東，而且成了我們的忘年朋友。她的風趣增加我們在異國旅居的意味。「聖誕節」那篇所記的聖誕節，就是在她家過的。那加爾東尼市場，也是她說給我的。她現在不知怎樣了，但願還活着！倫敦的文人宅，我是和李健吾先生同去的。他那時從巴黎到倫敦頑兒。有了他對於那些文人的深切的嚮往，才引起我訪古的雅興。這個也應該感謝。

在英國的期間，趕上莎士比亞故鄉新戲院落成。我和劉崇鋐先生，陳麟瑞先生，柳無忌先生夫婦，同趕到「愛文河上的斯特拉福特」去「躬逢其盛」。我們

連看了三天戲。那幾天看的，走的，吃的，住的，樣樣都有意思。莎翁的遺跡觸目皆是，使人思古的幽情油然而生。而那安靜的城市，安靜的河水，親切的旅館主人，親切的旅館客人，也都使人樂於住下去。至於那新戲院，立體的作風，簡樸而精雅，不用說是值得盤桓的。我還趕上阿麗思漫游奇境記的作者加樂爾的紀念——記得當時某刊物上登着那還活着的真的阿麗思十三歲時的小影。而泰晤士報舉行紀念，登載「倫敦的五十年」的文字，也在這時候。其中一篇寫五十年來的男女社交，最惹起人今昔之感。這些我本打算都寫在我的雜記裏。我的擬目比寫出的要多一半。其中有關於倫敦的戲的，我特別要記吉爾伯特和瑟利文的輕快而活潑的小歌劇。還有一篇要記高斯華綏的讀詩會。——那回讀詩會是動物救濟會主辦的。當場有一個工人背出高斯華綏「法網」那齣戲裏的話責問他，說他有錢了，就不管正義了。他打住了一下，向全場從容問道，「諸位女士，諸位先生，你們要我讀完麼」？那工人終於低咕着走了。——但是我知道的究竟太少，

也許還是藏拙爲佳。

寫這些篇雜記時，我還是抱着寫歐遊雜記的態度，就是避免「我」的出現。「身邊瑣事」還是沒有，浪漫的異域感也還是沒有。並不一定討厭這些。只因新到異國還摸不着頭腦，又不曾交往異國的朋友，身邊一些瑣事差不多都是國內帶去的，寫出來無非老調兒。異域感也不是沒有，只因已入中年，不夠浪漫的。爲此只能老老實實寫出所見所聞，像新聞的報道一般；可是寫得太認真，又不能像新聞報道那麼輕快，真是無可如何的。遊記也許還是讓「我」出現，隨便些的好；但是我已經來不及了。但是這九篇裏寫活着的人的比較多些，如「乞丐」「聖誕節」「房東太太」，也許人情要比歐遊雜記裏多些罷。

這九篇裏除「公園」「加爾東尼市場」「房東太太」三篇外，都曾登在中學生雜誌上。那時開明書店就答應我出版，並且已經在隨排隨等了。記得「七七」前不久開明的朋友還來信催我趕快完成這本書，說免得彼此損失。但是抗戰開始

了，開明的印刷廠讓敵人的炮火毀了，那排好的雜記版也就跟着葬在灰裏了。直到前些日子，在舊書堆裏發現了這九篇稿子。這是抗戰那年從北平帶出來的，跟着我走了不少路，陪着我這幾年——有一篇已經殘缺了。我重讀這些文字，不免懷舊的感慨，又記起和開明的一段因緣，就交給開明印。承他們答應了，那殘缺的一篇並已由葉聖陶先生設法鈔補，感謝之至！只可惜圖片印不出，恐怕更會顯出我文字的笨拙來，這是很遺憾的。

朱自清，三十二年三月，昆明。

目次

自序	一
三家書店	一四
文人宅	二五
博物院	三六
公園	四七
加爾東尼市場	五一
吃的	五九
乞丐	六五
聖誕節	七二
房東太太	

三家書店

倫敦賣舊書的鋪子，集中在切林克拉斯路（Charing Cross Road），那是熱鬧地方，頂容易找。路不寬，也不長，只這麼彎彎的一段兒；兩旁不短的是書，玻璃窗裏齊整整排着的，門口攤兒上亂烘烘擺着的，都有。加上那徘徊在窗前的，圍繞着攤兒的，看書的人，到處顯得擁擠擠，看過去路便更窄了。攤兒上看最痛快，隨你翻，用不着「勞駕」「多謝」；可是讓風吹日晒的到底沒什麼好書，要看好的還得進鋪子去。進去了有時也可隨便看，隨便翻，但用得着「勞駕」「多謝」的時候也有；不過愛買不買，決不至於遭白眼。說是舊書，新書可也有的是；只是來者多數爲的舊書罷了。

最大的一家要算福也爾(Foyie)，在路西；新舊大樓隔着一道小街相對着，共佔七號門牌，都是四層，舊大樓還帶地下室——可並不是地窖子。店裏按着書的性質分二十五部；地下室裏滿是舊文學書。這片店二十八年前本是一家小鋪子，只用了一個店員；現在店員差不多到了二百人，藏書到了二百萬種，倫敦的晨報稱爲「世界最大的新舊書店」。兩邊店門口也擺着書攤兒，可是比別家的大。我的一本袖珍歐洲指南，就在這兒從那穿了滿染着書塵的工作衣的店員手裏，用半價買到的。在攤兒上翻書的時候，往往看不見店員的影子；等到選好了書四面找他，他卻從不知那一個角落裏鑽出來了。但最值得流連的還是那間地下室；那兒有好多排書架子，地上還東一堆西一堆的。乍進去，好像掉在書海裏；慢慢地才找出道兒來。屋裏不夠亮，土又多，離窗戶遠些的地方，白日也得開燈。可是看得自在；他們是早七點到晚九點，你待個幾點鐘不在乎，一天去幾趟也不在乎。只有一件，不可着急。你得假逛廟會逛小市那樣，一半玩兒，一半當真，

翻翻看看，看看翻翻；也許好幾回碰不見一本合意的書，也許霎時間到手了不止一本。

開鋪子少不了生意經，福也爾的却頗高雅。他們在舊大樓的四層上留出一間美術館，不時地展覽一些畫。去看不花錢，還送展覽目錄；目錄後面印着幾行字，告訴你要買美術書可到館旁藝術部去。展覽的畫也並不壞，有賣的，有不賣的。他們又常在館裏舉行演講會，講的人和主席的人當中，不缺少知名的。聽講也不用花錢；只每季的演講程序表下，「恭請你注意組織演講會的福也爾書店」。還有所謂文學午餐會，記得也在館裏。他們請一兩個小名人做主角，隨便誰，納了餐費便可加入；英國的午餐很簡單，費不會多。假使有閒工夫，去領略領略那名雋的談吐，倒也值得的，不過去的卻並不怎樣多。

牛津街是倫敦的東西通衢，繁華無比，街上呢絨店最多；但也有一家大書鋪，叫做彭勃思（Bumpus）的便是。這鋪子開設於一七九〇年左右，原在別處；

一八五〇年在牛津街開了一個分店，十九世紀末便全挪到那邊去了，維多利亞時代，店主多馬斯彭勃思很通聲氣，來往的有迭更斯，蘭姆，麥考萊，威治威斯等人；鋪子就在這時候出了名。店移本連着舊法院，有看守所，守衛室等，十幾年來都讓店裏給買下了。這點古跡增加了人對於書店的趣味。法院的會議圓廳現在專作書籍展覽會之用；守衛室陳列插圖的書，看守所變成新書的貨棧。但當日光景還可從一些畫裏看出：如十八世紀羅蘭生(Rowlandson)所畫守衛室內部，是晚上各守衛提了燈準備去查監的情形，瞧着很忙碌的樣子。再有一個圖，畫的是一七二九的一個守衛，神氣夠兇的。看守所也有一幅畫，磚砌的一重重大拱門，石板鋪的地，看守室的厚木板門嚴嚴鎖着，只留下一個小方窗，還用十字形的鐵條界着；真是銅牆鐵壁，插翅也飛不出去。

這家鋪子是五層大樓，卻沒有福也爾家地方大。下層賣新書，三樓賣兒童書，外國書，四樓五樓賣廉價書；二樓賣絕版書，難得的本子，精裝的新書，還

有聖經，祈禱書，書影等等，似乎是菁華所在。他們有初印本，精印本，著者自印本，著者簽字本等目錄，搜羅甚博，福也爾家所不及。新書用小牛皮或摩洛哥皮（山羊皮——羊皮也可仿製）訂，燙上金色或別種顏色的立體派圖案；稀疏的幾條平直線或弧線，還有一點兒，錯綜着配置，透出乾淨，利落，平靜，顯豁，看了心目清明。裝訂的書，數這兒講究，別家書店裏少見。書影是仿中世紀的鈔本的一葉，大抵是禱文之類。中世紀鈔本用黑色花體字，文首第一字母和葉邊空處，常用藍色金色畫上各樣花飾，典麗裔皇，窮極工巧，而又經久不變；仿本自然說不上這些，只取其也有一點古色古香罷了。

一九三一年裏，這鋪子舉行過兩回展覽會，一回是劍橋書籍展覽，一回是近代插圖書籍展覽，都在那「會議廳」裏。重要的自然是第一回。牛津劍橋是英國最著名的大學；各有印刷所，也都著名。這裏從前展覽過牛津書籍，現在再展覽劍橋的，可謂無遺憾了。這一年是劍橋目下的辟特印刷所（The Pitt Press）奠基

百年紀念，展覽曾便爲的慶祝這個。展覽由鼎鼎大名的斯密茲將軍 (General

Smiths) 開幕，到者有科學家詹姆士金士 (James Jeans)，亞特愛丁頓 (Arthur Eddington)，還有別的人。展覽分兩部，現在出版的書約莫四千冊是一類；另一類是歷史部分。劍橋的書字型清晰，墨色勻稱，行款合式，書扉和書衣上最見工夫；尤其擅長的是算學書，專門的科學書。這兩種書需要極精密的技巧，極仔細的校對；劍橋是第一把手。但是這些東西，還有他們印的那些冷僻的外國語書，都賣得少，賺不了錢。除了是大學印刷所，別家大概很少願意承印。劍橋又承印聖經；英國准印聖經的只劍橋牛津和王家印刷人。斯密茲說劍橋就靠聖經和教科書賺錢。可是泰晤士報社論中說現在印聖經的責任重大，認真地考究地印，也只會夠本罷了。——一五八八年英國最早的聖經便是由劍橋承印的。

英國印第一本書，出於倫敦威廉甲克司登 (William Caxton) 之手，那是一四七七年。到了一五二一，約翰席勃齊 (John Sberch) 來到劍橋，一年內印了八

本書；劍橋印刷事業才創始。八年之後，大學方面因爲有一家書紙店與異端的新教派勾結，怕他們利用書籍宣傳，便呈請政府，求英王核准在劍橋只許有三家書鋪，讓他們宣誓不賣未經大學檢查員審定的書。那時英王是亨利第八；一五三四年頒給他們勅書，授權他們選三家書紙店兼印刷人，或書鋪，「印行大學校長或他的代理人等所審定的各種書籍」。這便是劍橋印書的法律根據。不過直到一五八三年，他們才真正印起書來。那時倫敦各家書紙店有印書的專利權，任意抬高價錢。他們妬忌劍橋印書，更恨的是賣得賤。恰好一六二〇年劍橋翻印了他們一本文法書，他們就在法庭告了一狀。劍橋師生老早不樂意他們抬價錢，這一來更憤憤不平；大學副校長第二年乘英王詹姆士第一上新市場去，半路上就遞上一件呈子，附了一個比較價目表。這樣小題大做，真有些書獃子氣。王和諸大臣商議了一下，批道，我們現在事情很多，沒工夫討論大學與諸家書紙店的權益；但准大學印刷人出售那些文法書，以救濟他的支絀。這算是碰了個軟釘子，可也算是

勝利。那呈子，那批，和上文說的那本聖經都在這一回展覽中。席勃齊印的八本書也有兩種在這裏。此外還有一六二九年初印的定本聖經，書屏雕刻繁細，手藝精工之極。又密爾頓力息達斯(Lycidas)的初本也在展覽着，那是經他親手校改過的。

近代插圖書籍展覽，在聖誕節前不久，大約是讓做父母的給孩子們多買點節禮吧。但在一個外國人，卻也值得看看。展覽的是七十年來的作品，雖沒有什麼系統，在這裏却可以找着各種美，各種趨勢。插圖與裝飾畫不一樣，得吟味原書的文字，透出自己的機鋒。心要靈，手要熟，二者不可缺一。或實寫，或想像，因原書情境，畫人性習而異。——童話的插圖却只得憑空着筆，想像更自由些；在不自由的成人看來，也許別有一種滋味。看過趙譯阿麗思漫遊奇境記裏譚尼爾(John Tenniel)的插畫的，當會有同感吧。——所展覽的，幽默，秀美，粗豪，典重，各擅勝場，琳瑯滿目；有人稱爲「視覺的音樂」，頗爲近之。最有味的，